



联合国



PROVISIONAL

S/PV.1922
26 May 1976

安全理事会

CHINESE

第一九一六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六日星期三下午三时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德吉兰戈先生

理事国：贝宁

中国

圭亚那

意大利

日本

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

巴基斯坦

巴拿马

罗马尼亚

瑞典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美利坚合众国

(法国)

帕基先生

赖亚力先生

杰克逊先生

芬奇先生

安倍勋先生

基希亚先生

阿洪德先生

里奥斯先生

达特库先生

吕德贝克先生

奥文尼科夫先生

托马斯先生

萨利姆先生

斯克兰顿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LX-2332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七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六年六月二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76-81260/A

下午三时二十五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内的情况

一九七六年五月三日埃及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2066)

主席：按照安全理事会以前各次会议的决定，我现在征得安理会的同意，邀请埃及、以色列、约旦、科威特、卡塔尔、沙特阿拉伯、索马里、苏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也门等国代表以及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参加辩论，但无表决权。

应主席邀请，以色列代表赫佐格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特尔齐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埃及代表阿卜杜勒·马吉德先生；约旦代表沙拉夫先生；科威特代表比沙拉先生；卡塔尔代表贾马勒先生；沙特阿拉伯代表巴鲁迪先生；索马里代表侯赛因先生；苏丹代表迈丹尼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阿拉夫先生；也门代表萨利姆先生在安全理事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安理会现在继续审议其议程项目。

在我主持之下同安理会全体理事国协商的结果，我授权以主席的身分作下列的声明。

在埃及于一九七六年五月三日提出请求后，安全理事会于一九七六年五月四日至二十六日举行了七次会议，审议了被占领阿拉伯领土内的局势。安全理事会主席在与全体理事国进行协商之后，断定大多数理事国同意如下：

对被占领阿拉伯领土内的目前局势表示深切忧虑；对于这些领土人民的福利也表示关怀。

第四项日内瓦战时保护平民公约适用于自一九六七年以来被以色列占领的阿拉

伯领土。因此，要求占领国严格遵守该公约各项规定，而且避免采取并取消违反这些规定的任何措施。从而，对以色列在所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内采取变更人口组成或地理特性的措施，特别是移殖区的建立，表示遗憾。这些措施构成了对和平的障碍，不得有损于谋求建立和平的结果。

安全理事会应继续密切注意上述局势。

杰克逊先生（圭亚那）：主席先生，你指导我们的工作的态度雄辩地证实了我们对于你作为一个聪明、成熟、练达的外交家的杰出才能的期望。我深深感觉到由于你成熟而有建设性地督导我们的审议，安理会得到了荣誉。在本月份所余的时间里，本代表团保证同你——法国的路易斯·德吉兰戈大使，继续合作。

我也要借这个机会对中国黄华大使在四月份的能干领导，表示感谢。

对我国代表团来说，苏联的马立克大使回到安理会来是值得欣慰的事。他和他的妻子遭受不幸意外的消息，使我们都感到忧伤。我们为他的康复感到高兴并请他向马立克夫人转达我们的友善关怀。

我也要诚挚地欢迎日本的安倍勋大使和巴拿马的伊留埃卡大使。我相信他们会保持他们的前任所树立的给人深刻印象的水准。我期望在安理会的工作上同他们进行富有成果的合作。

由于我们目前对于以色列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的危急情况举行一连串的会议，中东问题的中心争论点已再度成为注意力集中的焦点。在约旦西岸发生的巴勒斯坦人示威抗议的行动，反映出外国军事占领必然带来的紧张局势。这些示威行动显示出巴勒斯坦爱国人士，面对着不肯让步的占领国，不折不挠地决心为他们取得自由的权利以及充分表示他们自己的民族同一性的权利而斗争。对于这种同一性的敏锐自觉和对其政治代表的毫不妥协的认同感，已因最近在西岸的选举结果而大大地加强了。

大约就是在两个月前，安全理事会开会审议被占领领土的恶化局势。当时安理会有些理事国提出了并不过分的建议，这些建议在妥协与和解的精神下，经过了

相当多的修改，所以就最后的形式来说，它们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对于局势的严重性只是作了并不完全的反应。然而这些建议竟然招致一张严酷的反票。

我国代表团认为，在以色列占领下的阿拉伯土地，后来的事态发展，导致了局势的恶化，并不足奇。一来安理会对于当时的情况未能有所反应，再加上占领国又采取加剧恶化的行动，企图用镇压的力量来粉碎巴勒斯坦爱国主义的持续表现——这些表现是一个民族为保护其财产，捍卫其民族权利的合法愿望所激发的。

把西岸的发展说成是外来力量的邪恶煽动并不能把问题搪塞过去。骚乱的理由是很明显的。它们的根源就在于占领的本质——其歪曲的过程及其似乎是无限期的延长——它们的根源也就在于巴勒斯坦人决心反抗逆境，反抗他们有充分理由拒绝接受的持续的逆境。

对于占领国对其占领领土内事态发展所作反应的性质，我国代表团深表关切。它的蛮不讲理依靠暴力的作风已使巴勒斯坦人民的决心更坚强，也加速了国际社会的良心觉醒。我们同样关切的事实是，占领国似乎不以用具体暴力对付巴勒斯坦人民为满足。它继续其文化方面的暴力行为。以色列当局不顾一个民族的基本权利，鼓励狂傲地对别人的土地提出权利要求的宗教狂热分子的挑衅行为。以色列政府无视于大会和安理会的决议，已宣布其着手设立更多的以色列殖民点的意图。

本月下旬，在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任期届满时，安理会将召开会议。这个发展和安理会最近所关切的局势，都显示出一个令人不安的现实——在谋求一个解决包括巴勒斯坦问题在内的中东问题办法中的危险停顿以及这个明显的僵局对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不祥影响。

我们今天面临的局势显示出，到目前为止为谋求一个最终解决中东问题的方法所采取的审慎而断续的步骤有其限度。这些个别的倡议导致了暂时而不完全的解决办法。我国代表团承认这样的成就虽然有限，对于减少冲突地区的紧张情势，却发挥了效用。但这种有限的进展，就其未能达成一个基于正义与平等的一劳永逸的解决的中心目标而言，无可避免地引起了失意与焦躁的情绪。

国际社会已经树立了达到一个公正的解决的原则。 这些原则在许多场合，在不同的国际讲坛上都再三重复过。 我们重申不容许用武力取得领土，承认巴勒斯坦人有权建立一个民族家园，并承认该地区所有国家有权在安全的边界内生存。然而这些原则的履行仍然没有着落。 只要它们继续是一场拖延持久的辩论中的抽象原理，我们就愈是接近冲突重新发生而且可能蔓延各地的恐怖现实。

被动的态度和对现状的屈从都无助于和平的展望。 所以现在正是重新推动、恢复势头，使中东问题获得最后解决的时候。 当我们着手重新寻求一个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时，且让国际社会制定的原则作为最根本的指导路线。

谈起迫切需要解决中东问题，实在是多余的。 它的迫切性是不言而喻的。所需要的是采取肯定和坚定的行动，来推动一些机构，这些机构将会导致谈判，以便使包括很重要的巴勒斯坦问题在内的中东问题获得永久的政治解决。

我国代表团希望主席先生刚才宣读的声明对于使以色列当局改途易辙，不走他们所选择的顽固无礼的途径，会有些成效。

主席：我感谢圭亚那代表对我担任主席所说的友好话。

安倍勋先生（日本）：主席先生，这是我第一次在安理会发言，虽然由于不可避免的情况而受了耽搁，我还是要代表我国代表团祝贺和感谢你本月份作为安理会主席的无懈可击的表现。

我也要借此机会谢谢我的同事们对我说的客气话。

我国代表团同意主席的关于结束辩论的发言。 我们要感谢他在达到这个目的方面所作的极大努力。 尽管辩论行将结束，我仍然认为安理会应该记住，阿拉伯的被占领领土中的情况已经恶化了一些时候了，我们没有理由对于主席的结束发言会立即导致改善表示乐观。 因此安全理事会应该继续象以前那样警惕和戒备地注意事态的发展，希望被占领领土的情况会有好转。

我们在最近几次会议中已听到直接有关各方以及安理会理事国的各种发言。我

们很仔细地听了他们的发言，始终极为希望和期待他们能使安理会的讨论更有意义，能协助安理会共同努力来为这个问题寻求一个和平解决。我国代表团认为有必要得到关于被占领阿拉伯领土中发生的整个情况的更详细正确的情报，包括各种事件和占领国所采取的措施。

虽然目前还没有充分情报，但是情况很明显地恶化了。我国代表团痛惜在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发生了一些不幸事件，结果造成了流血。我们向受害者表示深切的同情。

值得提提五月五日以色列代表的发言，他说他绝无意轻易地把以色列面临的各种问题等闲视之。我国代表团极其希望现在以色列会对其占领区域中的日益恶化的情况比以前敏感。我国代表团也希望以色列政府了解，如果以色列遵守了第四项日内瓦战时保护平民公约的规定，情况就不会象现在这样恶化。因此我们敦促作为第四项日内瓦公约缔约国的以色列严格遵守该项公约。

我国代表团无法不注意到以色列政府在其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内的移民政策是该地区紧张加深的另一个原因。最近我们获得报告说以色列又有意在其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内建立殖民点。如果这些报告正确无误，那就很令人遗憾，因为这种行动会在居民之中以及在直接当事人的阿拉伯各方中间造成更多恐惧和忧虑，并会成为解决问题的另一个障碍。

我国代表团愿要求以色列立即放弃它在占领领土的移民政策。很明显，最近情况恶化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继续占领。同样明显的是，被占领领土内的局势不会单独孤立地获得解决，而是要在全面解决的范围内才会解决。

日本政府认为，在达成中东问题的和平解决方面，下述原则应该获得遵守：

- (a) 不容许使用武力取得或占领任何领土；
- (b) 以色列军队从一九六七年战争时所占领的全部领土上撤出去；
- (c) 尊重该地区所有国家包括以色列的领土完整和安全，并有必要保证达成这个目的；

(d) 按照联合国宪章的规定，承认和尊重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以便在中东达成公正持久的和平。

日本政府一贯希望能通过立即彻底执行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和338(1973)号决议以及通过按照联合国宪章的规定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来达成中东的公正持久的和平。

日本政府对于和平解决的谈判过程陷入停顿，深觉遗憾。如果目前的僵局继续下去，寻求中东问题的和平解决的势头就会丧失。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政府要请安理会注意它的沉重任务，就是尽一切努力使各方都能节制与和解，从而为公正持久的解决带来更好的远景。

主席：谢谢日本代表对于我担任主席所说的非常客气的话。我很清楚地知道他说这些话时用的是法文，我要谢谢他。

基希亚先生（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首先，我要对主席先生在这次辩论中的领导才能和在使辩论结束方面的诚恳努力，表示我国代表团和我个人的赞赏和感谢。

我们也要感谢友好的不结盟国家和其他国家，它们尽了极大力量设法使辩论圆满结束。不幸的是，它们的努力并没有达成我们所期望和这些努力所应该达成的一切结果。

这次辩论的结果是起草了一个脆弱不堪的案文，根本没有正视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中情况的真正严重性和犹太复国主义侵略和恐怖行为的凶残，对于这点我们要公开表示遗憾和失望。我们知道这个声明是安理会大多数理事国抱着折衷的精神和达成一致决定的希望而接受的——尽管主要有关各方，特别是犹太复国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侵略的受害者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都提出了合法的保留和反对。

案文不但没有谴责挑衅性的犹太复国主义政策和行动，而且也没有提到尽速从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撤退。既然犹太复国主义者对这些领土的占领是整个问题的来源，撤退很明显地就是该区域达成和平和正义的先决条件。

在提到一九六七年以后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时，案文间接提到第242(1967)号决议，我们并不接受这个决议作为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和中东冲突的基础。利比亚已经多次宣告，第242(1967)号决议对于这个问题的任何真正和公正的解决是不相干的。

最后，我们要重申我们很遗憾，一贯给予犹太复国主义实体及其侵略的同一大国又象三月那时一样运用了它的影响和压力——就目前这件事来说，是严重冲淡了这个声明案文的力量。这是特别可悲的事，因为，为了要达成一致同意而作了这么多让步以后，那个大国终于还是会拒绝支持案文，这样就把案文变成一个多数意见，而不是安理会的共同意见。尽管如此，从三月的十四票对一票的表决中，我们充分认识到安理会大多数理事国的真正感觉是犹太复国主义侵略应该受到谴责。

我们希望有一天所有理事国，包括美利坚合众国，都能不受内部政治把戏或对犹太复国主义侵略所作无谓承诺的支配，而以公理和正义以及真正寻求和平等考虑作为指导方针。

主席：谢谢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代表对我担任主席所说的客气话。

斯克兰顿先生（美利坚合众国）：首先我要说明，我相信我下面要作的发言会清楚地表明美利坚合众国并不是在不松不懈地支持“犹太复国主义侵略”，而且它采取它的立场也不是由于美国的内部事务，而是由于美国完全相信，安理会所讨论的任何事项，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能有一个不偏不倚的答案，特别是因为根据我们这个伟大组织的宪章的指示，安理会首先要考虑的是和平。

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已经表示它与你所读的代表安理会大多数理事国意见的声明没有关系。你从我国政府以往在这个会议厅和其他场合所发表的意见可以知道，代表多数理事国意见的声明中有很多地方是我国可以同意的。

例如，我们同意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第四项日内瓦公约适用于一九六七年以后以色列所占领的领土。我们相信遵守该公约的规定是很重要的。事实上，在安

理会三月份的讨论中我们很清楚地说明过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因此，从安理会一致同意第四项日内瓦公约适用于被占领领土来看，当然该公约所有规定就都应适用。我们也同意以色列应该严格遵守该公约的所有规定。我们关于以色列在被占领领土内的殖民点的立场也同样是众所周知的。

但是，我们关怀的是代表多数意见的声明缺少平衡，而平衡的因素却正应该是象本机构这样负责保持和平的机构的讨论的标志。虽然那个简要声明确实提到过第四项日内瓦公约中叙述占领国义务的某些规定，但是声明却没有同样提到公约中明确承认占领国有义务维持法律和秩序也有权利保护自己部队的那些规定。此外，有一件事我们也反对，就是这个声明不承认在很多方面以色列在占领领土中的行政当局既负责又公正，因此有欠平衡，例如它在耶路撒冷的圣地的行政和它在准许当地居民自己选择代表参加地方政府方面的巨大努力。

我们特别相信，声明武断地命令以色列取消措施在当前这种场合是不合适的。

但是，说过上面的话和表示过我们与多数意见无关以后，我们又不容辞地必须要求以色列政府注意一件事实，就是它在占领领土中的政策有些方面——尤其涉及建立殖民点的那方面——使它在世界各地的朋友日益忧虑和沮丧，而且有害于和平的过程。有了最近几年的经验，以色列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觉得安理会极少客观地对待中东问题。但是，如果把今天在本会议厅宣读的声明所包括的所有内容都贬成宗派偏见的产品，那就错了。

赖先生（中国）：中国代表团支持安理会主席代表多数成员国所做出的声明。与此同时，我愿在此重申：中国政府和人民一贯坚决支持巴勒斯坦、埃及和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对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和超级大国霸权主义、收复失地、恢复民族权利的正义斗争。我们主张，应对以色列当局在占领区的暴行给予强烈谴责，并坚决声援占领区阿拉伯人民的正义斗争。我们还认为，只要以色列不从其所侵占的全部阿拉伯领土上撤出去，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不得以恢复，超级大国不停止对

中东的争夺，就谈不上中东问题的解决，也就不可能在中东地区实现真正的和平。

阿洪德（巴基斯坦）：对于本月份大半时间所进行的这次辩论的结果，我国代表团无法掩饰我们的失望之感。这样说绝对不是要低估、贬低、不承认或不赞成主席先生你个人为使辩论获得建设性和积极性结束而作出的巨大努力。

我国代表团是赞成主席先生在这次会议开始时念过的声明所包含的安理会多数的类似一致意见和讨论结果的一个代表团。

我们必须表示，我们很遗憾安理会又一次未能就公认对于该区域和平乃至对于世界和平和中东所有人民的福利都极为重要的一个问题达成一致意见。

我以前已经在安理会谈过这个问题的实质，现在不想重复了。但是必须指出，从三月间第一次提请安理会注意西岸的情况到目前为止，情况并没有好转；相反地，情况倒继续恶化，而我国看着这种局势的恶化和该地区事态的发展——以色列占领当局越来越多地使用武力并为制止反抗而进行镇压——也就感到日加忧虑。

巴基斯坦总理在上星期才说过下面的话：

“在中东，以色列对阿拉伯领土的继续非法占领有使中东陷入另一项冲突、使世界陷入一次更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的危险，对于这种情况巴基斯坦仍然深感忧虑。以色列推行殖民政策、侵占阿拉伯土地，并镇压阿拉伯人民，因而仍在继续其挑衅行为。”

在占领领土乃至在以色列本土每天发生的现象和示威不能随随便便当作是一时的现象。它们是多年来感到挫折、对和平的希望已告破灭、甚至很大程度上国际社会未采取行动的结果。看起来没有什么证明可以使我们希望情况会好转。事实上，从担任要职的以色列领袖及其正式发言人的声明中，我们倒怕相反的事情会发生。

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代表团不得不表示悲哀的是，安理会以往两次审议中东局

势和巴勒斯坦问题时竟然不得不面临一个公开否决，而这回第三次审议时又不得不面临一种类似“暗中否决”的东西。除非纠正这种情况，否则安理会就会形同虚设。

在寻求平衡时，我们不应忘却目的；也不应使均衡比平等更重要。除非安全理事会一心一德，能在理事国真正一致同意的事项上采取一致行动，否则安理会作为联合国维持国际和平和解决争端的最高机关的职权就会受到严重损害。

主席：谢谢巴基斯坦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帕基先生（贝宁）：我们终于很幸运地在主席先生念过那个声明以后结束了关于阿拉伯被占领领土的辩论，因为心想或口说——用熟悉的字眼说——安理会行将死亡——的危险性越来越大了。

不消说，我国代表团宁愿我们辩论结束时达成了决议。但是，我国代表团还记着，非常情况需要特别措施，因此我们不知道实际上安理会的辩论最后是不是非达成一个决议不行，尤其我们预先就知道如果通过一个决议，也绝不可能获得执行。

这就是为什么我国代表团支持你刚才向安理会提出的明智方案。你刚才念过或向安理会提出的声明的确是最低限度的表示，但它却表示出联合国被占领阿拉伯领土人民目前所身受的不幸遭遇的关切和安理会理事国对他们的支持。可能你已经找到一个安理会将来通过的方案，特别是在它面临一个僵持不下的辩论局面的时候。为了要保持安理会的信用，如果安理会将来采取的行动和措施不再一定反映理事国辩论中的冲突性，倒可能是明智的办法。

我国代表团在本机构的非常短期的经验，使我们觉得有必要作这种原则宣言，而我们在这里已经有机会认识到安理会工作的特殊性。因此我们敢于希望其他主席们也能遵循你为我们作出的榜样。

主席：下一位发言人是以色列代表，我现在请他发言。

赫佐格先生（以色列）：在讨论接近结束的时候，我深信安理会所有理事国，不管它们会不会公开地说，都会私下同意这个讨论除了无谓地浪费了时间，意图转移对当前在中东发生的巨大悲剧的注意力之外，就一事无成。会议的讨论目的在于使一个阿拉伯国家，埃及，能够压倒另一个阿拉伯国家，叙利亚。

如果这样做才使他们高兴，如果安全理事会愿意成为取悦他们的工具，那就这样吧。但我们至少不应对所有这些重重复复，冗长不堪，既令人不耐烦又令人厌恶的说话抱有任何幻想，这些说话唯一目的就是要尽可能使中东不能使现和解与和平。如果安理会默然同意成为一个工具来满足耍弄现在已经明显是一种幼稚无聊的政治手段的狂想，那我也没有办法，只有深深地感到可惜，本组织不但堕落到这个不幸的地步，而且没有尽力鼓励在处理我们地区的问题方面采取较成熟和积极的方法。

当然，你现在不可能期望任何经验宏富的国家认真地对待这些辞藻，并以尊敬的态度讨论联合国机关就以色列问题作出的偏袒的、片面的、有偏见的和不负责的决定。将来的历史家，在写到本组织的没落过程时，读到这些材料，将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就是上星期，在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就有一个典型的例子——联合国不再以自然法为讨论基础的典型例子。我曾经在三月份向安理会提出这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因为目前这个令人担忧的过程势必腐蚀本组织在世界上仅存的一点地位。

那种行政部门不能管辖司法部门的权力分立原则，不但适用于所有民主国家，其实也是联合国系统的一部分。这假定了联合国是大公无私这个概念，也假定了被指控的一方将在公正的气氛下得到合理的申诉机会这个设想。这些概念在联合

国的程序中竟被遗忘了，以致公正地听取申诉的想法实在已经为联合国机构既是检举人，也是法官的想法所取代。

联合国不能在处理国际事务中了解自然法基本原则的运用是国际上的一个大悲剧，预示着这个组织将堕落到充斥着奥韦尔式的冷嘲热讽的地步。这个过程给人类预示着一个多么不吉祥的悲剧。因为问题不在于以色列：问题在于从其对待以色列的态度中反映出来的国际社会。

现在，我们面前有一件关于世界卫生组织的不可置信的事情，这件事真同联合国一般事态的型态完全相符。每一次某一联合国的机构决定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审查对以色列的一些指控时，决定成立该委员会的决议都事先谴责以色列，对问题先下定论，把针对以色列提出的指控当作已被证实的事实，然后轻率地组成委员会去审核事实和调查情况。委员会的组成总是公开地偏袒一方的，有一个委员会甚至包括一个同以色列交战的国家的。

这样，世界卫生组织对于我们今天讨论的管理领土内的卫生工作情况，事先就谴责了以色列。然后委派由三个代表团组成的调查委员会，而这三个代表团所代表的政府却有两个同以色列没有外交关系。虽然这样，以色列仍然同意让这些国家的代表到以色列和管理领土去进行他们的调查。上星期，委员会成员在结束访问后没有其他办法，只有说：

“……在一九六七年战争后的九年中，被以色列占领的阿拉伯领土的医疗工作显然有了缓慢而稳定的改进”。

世界卫生组织以65票对18票，14票弃权拒绝审议该委员会的报告，这就把自己变成一个袋鼠法庭。拒绝该报告的动议由印度代表阿拉伯国家和一些其他国家提出。此外，在对印度的动议进行表决前，对委员会的调查结果也因多数投票

反对而无法讨论。

面对这个决定反映出来的不论是非曲直的态度，真使人莫名其妙。这个国家虽然面积小，但从医药方面来说，它毕竟是世界上一个最先进的国家。这个国家，以比例计算，是在联合国结构内和世界卫生组织内帮助不发达国家最力的国家。在这个国家，每月有数以千计的来自中东各地的阿拉伯人和非阿拉伯人，领导人和平民，得到医药援助。这些援助都是免费的，不受地区内政治局势的影响。在你们今天在这里所谈论的管理领土里，由于以色列，那里的居民享有比今天世界上任何阿拉伯国家所有的都优越的医疗服务。我们在本组织内难道要没有止境地墮落下去吗？经过这次以后，又怎样能够要求我们或其他任何人尊重联合国的调查呢？

或者拿教科文组织来说吧。一名杰出的比利时教授奉命前往耶路撒冷调查考古发掘情况。他回来作出的报告并不证实各项指控。因此，理事会以多数票决定不听取他的报告，随后谴责以色列的罪行，虽然理事会委托编写的报告证明这些罪行是没有根据的。

在安全理事会最近这一系列会议的一次会议中，我提出了关于本机构对恐怖主义的灾祸所采取的态度问题。我这样做是因为一个常任理事国在会议席上提出了这个问题。我已经指出，在一次发生于耶路撒冷街头的乱放炸弹事件中，受伤的除了一些阿拉伯和犹太居民外还包括一名希腊外交官及其夫人。巴解组织总部公开承认这一勇武行动是他们干的。

昨天，利达的本——古里昂机场的行李地区有炸弹一枚爆炸，杀伤了无辜人民。巴解组织的成员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公开承认，这一同样英勇的行动是他们干的。但安全理事会做了些什么呢？什么都没有，唯一就是让那个承认犯下这些罪行的组织的代表来到这个会议席。这样怎样可以期望世界上任何有理智的人严肃地对待这个组织呢？这个荒唐剧场已经到了荒谬绝伦的最高境界。我知道有些会员

国对目前发生的事感到惭愧和惊愕，但让我告诉他们，正是因为它们参与了这个恐怖的过程，它们也就成为这个过程的一部分。当联合国的会议，象人权委员会、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的会议——这只是其中几个例子——都充满了马戏团的气氛，如果让它发展下去，联合国的讨论或决议又怎样能够有什么道德上的价值呢？

现在，所有人都应该了解，中东的根本问题并不是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的问题，而是阿拉伯世界本身的问题。阿拉伯民族正陷于前所未有的四分五裂，冲突不和和各自为政的局面。这个问题实在是中东局势的根源。我现在不想多谈这个问题，因为我最近在安全理事会目前这一系列会议中的某一次会议上已经这样做了。这个星期，我们从报上知道，在阿拉伯世界里，就是要召开一个讨论共同问题的会议也遇到重重困难。的确，现在的局势已经混乱不堪，就连富有经验的中东事务观察家也无法追踪事态的发展过程。

这个星期，我们从报上知道，伊拉克控告叙利亚公然干涉黎巴嫩的内政，并对黎巴嫩经过一年内战后的恶化情况表示关怀。伊拉克终于开始关心黎巴嫩的情况，这的确是令人鼓舞的。

我们在上星期获悉，巴解组织部队在一个星期内因为同叙利亚和叙利亚控制的部队冲突而遭受的伤亡人数较他们两年来同以色列部队冲突而遭受的为多。

我们现在知道，利比亚总理以调停者的身份在上星期去了贝鲁特，为了表示他有优越的资格担任公正的调停者，他宣布说，利比亚坚定地支持黎巴嫩由伊斯兰教徒和左翼分子以及巴勒斯坦人组成的联盟，并赞同他们的要求，其中包括要求叙利亚和叙利亚控制的部队从黎巴嫩撤走。有人认为，他这番话是有意把黎巴嫩的冲突阿拉伯化。

黎巴嫩境内令人惊恐的事态发展确实有完全不能控制的现象，因为今天在那个国家发生的再不是一场残暴的内战。今天，那个国家是正在进行中的一场国际阿拉伯战争的战场。推动这场战争的力量，是民族野心和支配着阿拉伯世界的传统仇恨和敌对态度。其实，这些都是造成中东的不稳定局面和使这个地区感到困扰的悲惨局面的主要原因。

当所有这些悲剧正在发生的时候，我们读到法鲁克·卡杜米先生上星期在日内瓦举行记者招待会的报导，他在会上宣布，黎巴嫩的战争有助于巴勒斯坦人的事业。他以明显的满意态度宣布，“在这个区域里，我们正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具影响力。”

换句话说，在黎巴嫩，我们所看到的，是一场由各敌对阿拉伯军队参与的大规模国际战争，这场战争正给黎巴嫩人民带来无穷的悲哀和苦痛，而安理会却默不作声。我们以色列人不能默不作声，因为我们医院里有许多越界而来的受伤难民。我们每天都看到这些悲剧。我们眼看阿拉伯国家在相互抗衡中利用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作为马前卒。我们眼看本世界组织避免中东的真正问题，并以历史永远不会忘记的态度回避和忽视这些问题。

自从安全理事会召开最近这一系列会议以来，已经有三名阿拉伯人在西岸丧生。我们对这种人命的丧失感到非常遗憾。我们对此感到悲痛。那些英雄人物——流亡黎巴嫩的领导人应对这些事负起责任，他们派小孩子走在示威行列的前头，力图在西岸制造另一个黎巴嫩。他们在一九七〇年的所谓黑色的九月在安曼街头和约旦其他地方制造谋杀和死亡的悲惨事件，但他们觉得这还不够。他们给世界带来那可怖的悲剧，即全世界不加理会的黎巴嫩事件，但他们觉得这还不够。他们要在西岸搞起同样的东西。他们是必定失败的，因为作为原则性的问题，同时为了履行我们在国际法下承担的国际责任，我们将维持法律和秩序。如果因而引起伤亡，我们将感到非常遗憾。正如我所说，在这一系列会议开始以来，西岸已经有

三名阿拉伯人丧生。在同一时期内，约有2,500名阿拉伯人在黎巴嫩丧生。正如我所说的，我们对这些死亡感到非常遗憾。

我希望听到一位想说敢说的阿拉伯代表，在安理会和本组织的辩论中首次表示他对在以色列或其他地方死于阿拉伯恐怖分子手上的犹太人的人命损失感到遗憾。我所代表的人和我对阿拉伯人丧失生命感到遗憾，而同时我们谴责那些造成导致这些损失的局势的死硬集团。前任以色列总理果达·梅厄夫人在一次颇为动人的说话中深刻地反映出我们民族的感受，她说，她将永不宽恕阿拉伯人，主要不是因为他们杀害了我们的年青人，而是因为他们迫使我们的年青人去杀人。

主席先生，你所宣读的多数声明同安理会通过的一面倒决议如出一轨，而且是继承着它们的传统。这项声明一方面对在西岸为维持法律和秩序而采取的行动深表遗憾，另一方面它又要求实施一项公约，而这项公约却明确承认以色列有权维持对领土的有秩序的治理，有权保证以色列、以色列部队或行政当局的人员和财物的安全，以及他们所使用的设施和通讯线路的安全。

让我再次清楚指出，烧车胎和掷石头不会促成中东问题的解决。

安全理事会里这些冗长而无济于事的讨论将不会有助于实现和平。一面倒的委员会和有偏见的会议将不会帮助我们达成任何解决办法。各种决议和声明——随便你希望叫它们作什么都可以——将完全无用。本机构树立了促成和平的基础，即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和第338(1973)号决议。我们刚才听到利比亚政府说，它不接受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决议作为基础。以色列政府接受这些决议作为基础。这些决议本身最重要的含意是冲突的各当事国进行直接谈判。这些决议在这次辩论中在大致遭受忽视，因为阿拉伯代表团要它们遭受忽视。

每个人都希望能够容易地解决这个极为困难的问题，这就使中东的悲剧更加复杂。在这里，每一个代表——至少大多数的代表——都不时明确地提出他的解决

办法，深信依照他的解决办法去做，和平将会突然降临中东。对大部分这些解决办法作一肤浅的分析，就显示出，这些代表对我们地区目前的状况一无所知，而且绝不了解这些问题如此错综复杂，以致任何方式，不论用意如何良好，都无法立即解决问题，这使人感到相当不安。

大多数提出的解决办法实际上不外是要求消灭以色列国。那些同以色列连外交关系都没有的国家正在忙于拟订政策，然后要求我们接受这些政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为什么要相信他们是真诚的？

我们在这次讨论中听到不少地方提及那具有神秘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一九六七年界线。据说，只要我们撤回到那条界线去，一切问题就会解决。

我只能不知多少次地再重复一次，我们在一九六七年界线后面耽了十九年，在那段长久的时期内，各阿拉伯政府就没有朝向谈判，朝向和解，朝向和平移动一步。

关于边界和领土的问题，以色列政府的立场多年来已经充分阐明。我国已清楚表示，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决议是这个问题和其他问题的谈判基础，同时必须如决议所规定，建立安全和公认的边界。我们当然不接受许多人就一九六七年界线提出论点。但让我作为一件趣事，同时在不损害以色列在这个问题上采取的明确立场的情况下，提请安理会理事国注意下列事实，即不论阿拉伯国家政府或代表团的意见如何，它们没有一个曾正式宣布，愿意就把一九六七年界线认作它同以色列的最后和平边界。

我重复一遍，我在这里发表的意见并不损害以色列对这个问题的明确立场。但我觉得对那些轻率地把一九六七年六月前的界线提出来作为消除中东所有祸害的代表的代表团，不论是怀着好意的代表团或是怀着较少善意的代表团，指出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在建立安全的殖民点问题上，我们又受到批评。但阿拉伯国家声称它们同以色列正处于战争状态的事实却被轻易地遗忘。然而，当我们采取类似这样的步骤

来确保自己的安全的时候，就有人对此表示痛惜。为什么呢？当我们的邻国声称战争状态仍然存在的时候，我们难道无权采取所有合理的步骤去保护我国的人民吗？事实上我国政府不是正因其所负责责任的性质而必须采取这些步骤吗？在我们的自由国家内，确实有些以色列人认为这些行动是不正当的，而且他们的说话也在这里被引用，但也有人抱持与此相反的看法。然而，这两种人都不是政府方面的。以色列有每四年选出一个民主政府的有秩序的民主程序。这个政府是人民的意愿选出的，因此有责任采取它认为必须的行动去保护它的人民，否则这个政府就没有履行其任务。

我们要等待多久，阿拉伯人才会决定坐下来进行谈判呢？我重复一遍，我们在一九六七年界线后面耽了十九年之久。在这十九年间，无论在西岸或者在我们管理的领土的其他任何地方，我们都没有建立殖民点。我们的阿拉伯邻国有没有讨论和平呢？

我们等了很多年，希望进行谈判。我们要等多久呢？让我说得清清楚楚吧以文明的方式，在相互承认和尊重的基础上进行面对面的谈判是唯一能够在达成任何和解方面取得进展的办法。当世界还在等待这个或那个阿拉伯领导人答允召开谈判，而不再派出代表来这里骂人和肆意谩骂的时候，当然不可能期望我们假装以为时间停留不动，并且忽视我国安全方面的需要。

我无意就这个问题发表长篇的说话。我只希望指出一点。我们是以文明的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相反的方法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因为相反的方法是要恢复一九六七年前状况，那就是说，重新在铁丝网和地雷阵后面生活于穷民区的状况，没有机会同我们的邻国接触，没有行动的自由，没有自由通行的权利，没有贸易和旅游业，也没有国家之间现有的正常的人与人的接触。

我们将永不接受以我们回到这样一个穷民区为前提的解决办法。九年来我们

同一百多万名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相处一起。地上并没有划清的边界，那条所谓绿线不外就是一条绿线。这是一条在地上看不出来的绿线。那里没有边防哨站，没有障碍物，也没有限制来往双方的行动。两边居民每天都自由地混杂在一起。一九六七年界线并不比纽约州和康涅狄格州之间的分界线更为清楚。

无论以色列政府同阿拉伯邻国政府之间的谈判将会达成什么政治解决办法——这当然是取决于谈判——我们预料这种情况将继续下去，而且实在不能同意任何改变。

去年，在耶路撒冷的犹太区为阿拉伯人，包括从西岸去的阿拉伯人建造了6,000多间房间，为什么没有人作出惊惶之状，草拟决议和声明来对这种行动表示痛惜呢？如果有人建议在一个阿拉伯城市为犹太人建立这么多的房间，你可以想象会发生什么事吗？

原因是，双方采取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原因是，以色列采取文明的手段，认为边界、地雷阵和铁纵网本身都不是目的，因此反而它希望边境开放，让交通自由来往；阿拉伯国家方面则采取不同的手段，它们基本上不承认任何犹太人在任何地方，在我们所讨论的领土的任何部份包括以色列在内享有生存的权利。在阿拉伯国家承认犹太民族在他们自己的国家内享有民族主权的权利以前，我们在这里将继续这种无聊的辩论，而不会有任何朝向实现和平方面的行动。

最后，以色列要驳斥那个认为建立安全的殖民点是实现和平的障碍的论调。我们要立即驳斥这个论调。实现和平的障碍不是以色列在等了将近三十年之后所做的事。实现和平的障碍是阿拉伯方面拒绝承认犹太民族在自己的古老国土上享有主权权利。实现和平的障碍是阿拉伯方面坚持不承认以色列，不同以色列谈判，不同以色列讲和。实现和平的障碍是阿拉伯国家拒绝同以色列坐下来进行谈判。实现和平的障碍是阿拉伯代表团的幼稚态度，它们甚至拒绝在安理会会议厅里同以

色列代表交谈。实现和平的障碍是我们从阿拉伯代表团那里经常听到的滔滔不绝的无聊谩骂。实现和平的障碍在于安理会没有要求双方坐下来谈判。实现和平的障碍在于安理会鼓励阿拉伯方面采取不妥协的态度。实现和平的障碍是阿拉伯国家政府天生就酷爱自我毁灭的做法，正如今天黎巴嫩所显示的一样。实现和平的障碍所有理事国每天在安理会会议厅里都可清清楚楚地看到听到。实现和平的障碍是阿拉伯方面的根本态度，如果不改变这种态度，我要遗憾的说，在通向和平这一方面将无法取得任何进展。这些就是实现和平的障碍。任何指责以色列的行动和把这些行动说成是实现和平的障碍的企图只是不论是非，不分黑白地歪曲历史。

只有通过直接谈判才能使问题获得真诚的、具有建设性的解决。从来没有其他任何办法可以解决国家间的问题。为什么这个问题就应该大不相同呢？我们中东问题的解决不靠这里的会议，不靠各项决议和声明，也不靠辩论或互相驳斥、中伤和谩骂。所有这些都是有其目的，但都不是为了和平。

我们将一次又一次把被阿拉伯代表召唤到这个会议席来，而每次都是同这一次一样，为了满足各阿拉伯集团的特别政治癖性。这样搞要多久呢？为了什么呢？

只有通过谈判桌才可以走上和平的道路。只要联合国会员国不把这一点清清楚楚地让阿拉伯国家知道，我们就将一月又一月地坐在会议席上继续听着这些废话，而中东的悲剧却继续发展下去。

主席：发言人名单上的下一个名字是约旦代表。我请他就理事会会议席位并作发言。

沙拉夫先生（约旦）：主席先生，你作出了明智和不断的努力使得这次辩论能够达成结论并使得安全理事会就被占领领土和以色列在这些领土中的行为的这个重大而紧急问题所表示的主张接近一致，为此我要随同本理事会各理事向你表示感谢和赞扬。

如果要对理事会作出的这个共同意见或类似共同意见的声明有所解释，那便是被占领领土的英勇人民发出的信息已使国际社会警觉。被占领领土中最近四个月来对以色列残酷镇压和占领进行了英勇的抵抗，国际社会收到了这种英勇抵抗所体现的信息。中东局势已发生深刻的变化，微妙而不可逆转。占领问题又成为全世界所最关心的问题。对于中东、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人民的苦难较不敏感的世界上一部分已开始认识到这些问题不能再予忽视或予隐瞒。

甚至在类似一致的安全理事会的声明中，显然可以看出，全世界对于中东占领问题的了解越来越广大，越来越深切。被占领领土人民的持续的抵抗活动已提高了全世界，特别是西方世界对中东冲突中的道德问题的觉悟水平。这便破除了以色列编造和传播的神话，说什么被管理地区中有着正常的情况、占领国与被占领领土人民友好共处以及那里没有问题，没有抗议、没有反常情况，没有不合逻辑的事。

在第三世界的大多数地方，这个神话流传不广或信者不多。由于以前的殖民地人民的经验，甚至这个神话的基础就是他们所不能接受的，因为他们曾对外国统治进行斗争，因而断然否定以色列论据的道德或宁可说是不道德的基础。不过，这个神话在西方世界流传很广，在其中某些地方，不论以色列所作所为和不论它采取的政策为何，它总是不受批评的。不过，在那些地方这个神话也在土崩瓦解。以色列的经历正在非浪漫化；它的行为的非法性正愈来愈明显。被占领领土中的反抗已使得这个中心问题突出，这个问题是：以色列正在非法地占领在自己国土有

根深蒂固基础的一百多万本地人居住的广大地区、以色列的进驻这些地区是没有正当理由的和无法辩解的、占领国采取一种逐渐蔓延的兼并政策、占领是压迫性的、专横的和无主旨的、以色列的基本政策是无结果的、消极的和丧失人心的。被占领领土中反抗行动所传达的这个信息不能加以忽视，它具有它的影响力。

不幸的是，根据以色列代表刚才所作的声明来判断，这个信息并未传达到以色列政府及其决策者。所以，中东和平仍有障碍。这个障碍便是以色列的武断主义，自取灭亡的自以为是的态度及其坚称错误总在对方的立场。在以色列所作的声明中，几乎总把阿拉伯世界描述成天生恶劣、天生不能与现实妥协和天生不能讲好，这是以色列的一种心理病态，它给和平所下的定义是无法达到的，因为它认为以色列以外的整个世界都不能讲和而且是天生同它敌对的。以色列代表讲到阿拉伯世界中的歧见或悲剧时几乎是乐不可支。这些问题或这些悲剧是同阿拉伯—以色列问题风马牛不相关的。阿拉伯世界中确有歧见；但是阿拉伯社会内偶有骚动和困扰，在世界上许多社会中，也许在大多数社会中，都有悲剧、困扰和骚动。这个问题与被占领领土中的情况及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人的行动完全没有关连。

在本理事会进行讨论时许多次硬被拖进来的黎巴嫩局势也与这个问题无关。这是徒劳无益的。如果一个非洲国家发生内战，对种族隔离和殖民情况来说，那是完全不相关的。我们不能单单因为安全理事会不讨论与存在着种族隔离、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地区相毗连的另一个非洲国家的国内情势而就责怪安全理事会在它的会议厅里讨论种族隔离或反殖民化问题。

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问题。彼此毫不相关。提出这些问题对以色列并无好处而提出这些问题乃是一种症状。它反映出以色列不能说明可以达到的和平目标，也不能把和平说成如有富于想象的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和重新评价基本假定的能力就能达成的东西。

以色列对联合国制度的攻击亦复如此。许多年来，我们一直遭受着这种攻击。

这使人想起某一个母亲的故事，她去看有她的儿子在内的游行，当她看见她儿子的步伐同游行队伍中的其他游行者的步伐不一致时，她便对她旁边人说“别人的步伐都乱了”。这便是以色列对于事情的看法。以色列现在说大会在道德上崩溃了，但是通过以色列视为与生俱来的权利的分治决议的就是大会。安全理事会今天所以遭受种种攻击，只是因为有时它作出了符合于联合国宪章精神的一些决定。在以色列的心目中，教科文组织犯有罪过，只因为它要求以色列尊重被占领领土中人民的文化和遗产。关于世界卫生组织它亦可作出同样的批评。

无论何时，只要第三方面——不是阿拉伯或以色列，甚或是同以色列友好的一方——说出批评以色列的一句话或对以色列说出一句忠言，它马上便会遭受以色列的诋毁。我们曾看到伯纳多特伯爵那样完全中立而且人道为怀的人受到以色列的诋毁。在一个具有决定性的时期，联合王国前外交部长欧内斯特·贝文受到了诽谤。一九四〇年代后期，美国国防部长詹姆斯·福雷斯特尔同样受到了诽谤。对于监督停战的冯·霍恩将军和哈奇森司令这样的人也进行恶意中伤。甚至对联合国已故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先生也恣意诋毁。

贡纳尔·雅林大使也受到了这种对态度中立而试图对以色列提供意见的第三方面所进行了批评。象已故戴高乐总统这样的领袖人物亦受到了攻击。而美国前国务卿威廉·罗杰斯也是如此。我不敢确定，甚至象罗杰斯的继任者是否能完全免受以色列国内，以色列发言人和以色列的朋友们的批评；有时，当他向以色列提供友好的意见时就被形容为“敌对”。

问题症结真的是阿拉伯人不能与以色列妥协吗？阿拉伯人果真是天生同以色列敌对的吗？如果以色列用那种方式来说明中东问题，那末和平的目标当然还是达不到的。总之，问题是阿拉伯人，特别是巴勒斯坦人对于产生以色列的暴烈过程深感悲痛，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而以色列则企图补救这个问题的方法是通过占领和对其邻国的不断进攻而使问题更其复杂棘手。当阿拉伯人要

求以色列撤退到一九六七年六月六日的界线时，他们并不是要以色列自杀，除非以色列对其安全所下的定义是完全做不到的，具有扩张性的。当然，当以色列进行扩张时，阿拉伯方面将不会默然同意此种扩张。因此和平便抓不住了。

一九六七年的疆界原来不坏。但是一九六七年的疆界当时不能成为和平的基础，因为有巴勒斯坦问题，而现在还是这样。以色列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和达到和平，除非它能做到下面两件事情：从它在一九六七年时占领而现在仍然占领的所有领土撤退及真正顾及巴勒斯坦人民的痛苦、不幸、权利和愿望。那些都是阿拉伯人的正当要求，也是安全理事会的正当要求。

安全理事会中某一国家对理事会声明提出的技术性保留意见并不改变基本的一致性。甚至在美国，情况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意义重大的中东的信息已传到了这个神经中枢。试问以色列的支持者如何能够于心无愧地辩护以色列在被占领地区中的政策和它对中东问题的一般性政策？试问他们对于面积超过以色列三倍且有拥有财产的一百多万阿拉伯人民居住的一个地区被占领十年的事如何能够进行辩护？试问他们如何能够为在被占领地区建立殖民点、并予设防且鼓励大量人口异动的以色列官方政策进行辩护？这些不是安全的殖民点。在别人的领土中建立殖民点是不能得到安全的。它只会引起不断的冲突。试问以色列的支持者如何能够为占领部队对没有自卫能力和手无寸铁的抗议学童所采取的镇压和惊惶失措的行动进行辩护？试问以色列的支持者如何能够为以色列对阿拉伯人和以色列声称要在那里居住的整个地区的毫无目的的政策进行辩护？试问他们在以色列执行下面这种政策时如何能够继续盲目而毫不怀疑地支持以色列？以色列的政策没有任何积极的因素、没有对解决冲突提供可以抉择的办法、对以色列的朋友没有提供一线希望、且有使以色列的盟国与阿拉伯世界之间发生不幸的对峙局面的危险，而这些以色列的盟国除了鲁莽地支持以色列的愚昧无知之外基本上与阿拉伯世界并无纠纷。

在西方世界许多地方，包括美国在内，现有一种不可逆转的逻辑，使大家不能继续接受以色列的神话及以色列对各项问题采取的极端而不可原谅的态度。西岸的反抗行动加强了那个逻辑。每个国家，包括美国在内，都接受这一逻辑或者至少不能予以否定。

我们约旦同被占领领土人民休戚相关安危与共。数十年来，我们与这些地区的人民一直有着实际和感情上的关连。在耶路撒冷和拉马拉、在纳布卢斯和哈利勒以及在杰里科和图勒卡尔姆的痛苦呻吟刺痛着每一个约旦人的心。自一九六七年六月以来我们一直在努力促使以色列从被占领领土撤退，以便这些领土的人民能够行使他们的自决权利。我们联合其余的阿拉伯世界一同作出这种努力。我们希望全世界都会参加此一努力，从而一个和平的中东最后能从现在的混乱状态中脱颖而出。安全理事会有义务不断审查被占领领土中的局势并经常加以注意。我们希望安全理事会能重新采取主动，并坚决要求结束占领和在中东建立公正及持久的和平。

主席：下一位发言人是埃及代表。我请他就安全理事会席位并作发言。

阿卜杜勒·马吉德先生（埃及）：今天下午我们听到了以色列代表同样令人厌恶的发言，其中他反复申述了我们从他那里已经听惯了的无稽之谈。我们刚才听到的一个荒谬论点同世界卫生组织（卫生组织）上次会议有关。以色列代表试图把卫生组织在日内瓦的讨论在此处作为一项争辩。如果他真是这么诚心地关切被占领领土人民的健康情形，那么为什么他的政府不容许卫生组织指派的工作队结队进入那个地区？如果他对于占领下居民所享有的仁慈待遇真是这样有把握，为什么他的政府到现在仍旧不许联合国负责调查以色列侵犯占领区人民人权的行动的委员会访问那些地区和亲自进行调查？这便是以色列代表猫哭老鼠假作慈悲的又一个实例。

我不想花费理事会的时间来对我刚才听到的言论提出反驳。我的同事，约旦的大使，已把那件事，妥为解决了。

我要谢谢理事会各位理事应埃及的请求召开会议，讨论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内由于以色列当局对其中居民采取镇压和野蛮措施而正在迅速恶化中的局势。理事会对这个危险局势进行了冗长辩论，单单这一事实已使被占领领土人民得到广大的精神支援。他们知道理事会绝大多数理事都对他们的苦难深表同情。这亦是对以色列的一个警告，一个适时的警告，那就是，以色列不能再为所欲为，继续其镇压政策并蔑视国际社会的意愿，甚至蔑视控制文明国家行为的基本道德。以色列代表在几分钟以前才就“文明国家”说了那么多话。

我曾在理事会不止一次地讲过以色列处心积虑蔑视安全理事会和整个联合国的政策。我们现在相信主席先生刚才宣读的作为我们辩论结果的那个声明中所表示的理事会大多数理事的意见断然否定以色列这个处心积虑的政策及其结果，并且明确表示，理事会作为负责国际和平及安全的机关将肩负起它的责任。

当然，我们乐于见到理事会达成一致决定；不过，上述声明中已明确而有力地反映出绝大多数理事所表示的意见。我们希望少数不久就会加入多数。今天获得的结果也是对以色列的一种明确表示，就是说，以色列如果坚持其政策，就是在危害和破坏该地区获得和平的机会。

主席先生，你的说明已明确指出理事会大多数理事认为，不管以色列是否愿意，它在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中所采取的措施和政策不能损害寻求和平的结果并构成对和平的障碍。

我希望以色列政府如果真要理事相信它真正期望和平，便会听取那个明确的信息并废止这种措施。但是，如所预料，它竟继续推行其改变被占领地区人口、地理和物质特性、建立以色列殖民点并以武力驱逐那些地区的居民的政策，则它便应向理事会表明，它从未关心和平或以寻求和平为怀。因此，以色列代表在此对和平所表示的假慈悲态度是没有用处的。

同时，我要向理事会保证，埃及将以其为解放所有被占领阿拉伯领土而进行工

作的同样决心，始终努力，以便争取该地区的公正及持久和平以及恢复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

最后，我要向主席先生亲自申谢因为你主持这个重要的辩论有耐心有技巧，同时我要谢谢理事会绝大多数理事取得了这个结果，使为了解放和独立进行斗争的一切被压迫人民，特别是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中为了反对占领和镇压而进行斗争的巴勒斯坦兄弟姐妹们，获得了巨大的精神支援。

主席：多承夸奖，我要向埃及代表致谢。

下一位发言人是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我请他就理事会席位并作发言。

阿拉夫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主席先生，请让我在这次辩论结束的时候，表达我国代表团对你英明而耐心地主持安理会这次辩论表示感谢和满意，并感谢你在正式会议上和安理会理事国以及有关各方的代表进行非正式协商时所作的一切努力。

同时，在长达三周的有关被占领阿拉伯领土内的局势的辩论结束的时候，请允许我表达我国代表团对安全理事会的发展趋势所抱忧喜交集的心情，不幸得很，这趋势似乎越来越成为安理会所采的行动，无宁说是没有行动的特征。

根据《宪章》第二十四条，联合国各会员国将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的主要责任授予安全理事会，并同意安全理事会于履行此项责任下的职务时，是代表各会员国行事的——我强调“行事”一词。

由于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拥有特权和否决权，所以，它们对于安理会履行其职务的成败负有特别责任。可惜，近来安全理事会养成了放弃责任的习惯，并且消极接受一个常任理事国屡次滥用否决权所强加的无行动的习惯。

美国不但屡次以否决权来阻挡安理会通过否则就是一致的决定，最近更为了阻止以色列不喜欢的任何决议草案在会议席上取得毫无结果，一直威胁使用否决权。尽管在这种威胁的压力下，而且被占领阿拉伯领土内的悲惨局势也在恶化中，但是，安理会真正关心西岸和其他被占领阿拉伯领土内的实际发展的绝大多数理事国，接受了一项折衷的共同意见，其中反映出安全理事会对被占领阿拉伯领土内的严重局势的极度焦虑和对其居民命运的关切；重申第四项日内瓦战时保护平民公约对一切被占领阿拉伯领土的适用性，痛惜以色列对阿拉伯居民所采取的压迫措施及其目的在改变这些领土的人口组成和地理状况，尤其是设立以色列殖民点的政策；并要求以色列不采取和撤回违反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二日第四项日内瓦公约的一切措施。

尽管该共同意见的文本已大事修改，以适应美国代表团的意见，同时，许多阿拉伯国家对该文本的软弱性抱持极大的保留态度，可是，美国代表团对于这项让步仍不满意。

这个文本现在已得到安理会多数理事国的支持，我认为：支持它的理事国，作为联合国负责国际和平与安全主要机构的成员，已经履行了依照《宪章》托付给它们的最起码的责任。

至于不支持大多数意见的理事国，我们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不大满意这项文本的，因为它们认为凭这个文本，安全理事会对阿拉伯居民在以色列的侵略和压迫的枷锁下所遭受的苦难根本没有作出有力的正义、合理反应。我们不但充分理解这些代表团的 attitude，而且赞成它们的立场和观点，同时，我们认为安全理会应对被占领阿拉伯领土内巴勒斯坦人民的不幸遭遇作出更为积极的反应。

但是，我们不了解的，就是第二类理事国的立场；它们对安全理事会关于一个民族数十年来在外国占领下的悲剧所作这项温和而含蓄的表示，竟然不能加以支持。美国代表团觉得简短声明的那一点不能接受呢？我细心聆听了美国代表斯克兰顿大使的发言，我只能对他所作发言的下列部分表示满意，其中重申美国关于第四项日内瓦公约的适用性。关于履行公约所有规定的重要性和以色列在被占领阿拉伯领土内建立殖民点的非法性的立场。

可是，美国代表又说，他觉得简短声明有若干偏袒之处，因为其中并未提到占领国的权利，象提到占领国的责任和义务一样。

然而，谁在投诉有人侵害占领国的权利呢？我不相信以色列向安全理事会指控处于被占领状态下的巴勒斯坦人民，因为巴勒斯坦人民不尊重占领国的权利。同时，谁说这种外来占领，自从一九六七年发动侵略至今已有九年多，因此就应拥有什么权利呢？被占领领土中有以色列在场就是一项侵略行动，更是一项违反《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各项决议——包括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常常提及的安全理事会第 242(1967) 和 338(1973) 号决议——的行动。所以，我们真不明白斯克兰顿大使为什么说没有提到占领国权利的问题？

第二，斯克兰顿大使又说，要求以色列撤消在被占领领土所采措施“措辞不当

和不合时宜”（前面，英文本第 21 页）。关于这点，我承认完全不明白为什么不合时宜，为什么措辞不当。就是美国也认为以色列破坏了第四项日内瓦公约的规定，在被占领阿拉伯领土炮制和建立殖民点，无论是美国还是所有其他国家，都一致正确地认为建立殖民点构成实现和平的障碍。

那么，如果安全理事会在其声明中要求侵略者，破坏第四项日内瓦公约和国际法原则的侵略者矫正一切所犯的错误，难道也是措辞不当和不适宜吗？我不相信是如此。

至于以色列代表，正如刚才我两位同事所说的，他的发言真是越来越无聊，这不是说它不雄辩、写得不好或是讲得不动听。相反地，由于犹太复国主义者政权的那位代表来自一个以英语为母语的外国，我认为他在英语方面是个大家；我们来自阿拉伯地区——安理会正在审议其居民的事业和灾难——的代表，在修辞和讲话上当然不能象他一样雄辩而有力，我们只好让他几分。他的发言所以无聊，在于我们屡次听他讲同样的谎话，作同样的歪曲和提出同样的论据，而这一切不但屡次受到阿拉伯代表的驳斥，而且受到安全理事会理事国和联合国会员国的绝大多数代表的驳斥。因此，我只谈谈以色列代表所讲的一两点。

他向所有阿拉伯代表挑战，看谁能够在这里正式宣布“他对于犹太人丧失生命感到惋惜”（前面第 33 页），正如以色列代表对巴勒斯坦青年男女天天在被占领领土内被以色列军士杀戮而丧失生命表示惋惜一样。我以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的身分再次指出，一般阿拉伯人，尤其是我国和我国人民，对于在纳粹所犯罪恶下牺牲的所有犹太人，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牺牲的犹太人深为同情。当欧洲国家和许多其他国家对于纳粹所犯罪恶问题默不作声时，相反地，各阿拉伯国家都照常是犹太难民前往寻求安全的避难所。同时，我们素来认为，并且表示，我们并不反对犹太人，也不反对犹太教。我们尊重犹太人，也尊重犹太教；但是，我们是被侵略的民族，当然有权同侵略者战斗，有权同占领我们领土的军士和外国人战斗；不过，我敢说，与我们的民族英雄和人民战斗而常常被杀受伤的犹太复国主义者，

对于他们的丧失生命，我们也感到惋惜。我们感到很惋惜，因为我们相信，如果他们留在他们原来的地方，或是衷诚尊重我们人民的人权和民族权利，就会好得多，从而可以保住性命。但是，犹太复国种族主义代表不必期望我们会对占领我们领土并窃取我们权利的敌人所受的损失，表示难过。

犹太复国主义者又屡次提出另一问题：联合国反对以色列，各专门机构常常通过谴责以色列的决议，因而以色列成为牺牲者，因而联合国日走下坡，甚至它的道德标准也令人怀疑——因为它总是谴责以色列的。如果南非的种族主义政权也说同样的话，我不知道我们的非洲兄弟会怎样回答。事实上，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也可以宣称是受国际社会谴责最多的政权与以色列并驾齐驱。

以色列和南非许多次，几百次，受到谴责，并不就表示它们已被牺牲。这只能证明以色列和南非以及一切类似的侵略者都是强盗；这些国家、政权或实体抗拒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绝大多数的意愿。

例如，以色列代表说，一份由教、科、文组织的比利时专家提出的报告未经讨论，而该组织竟然于本月二十四日通过一项谴责以色列的决议。使我惊讶的是，今天阅读犹太电讯社评论教、科、文组织所作谴责的新闻简报时，竟然发现比利时、意大利、法国和日本也是第一次谴责以色列的国家。我注意到比利时第一次体认以色列所犯罪恶和破坏行动后，参加其他国家的行列，谴责以色列。这份报告由一位比利时专家提出，我们注意到比利时谴责了以色列。该新闻简报说：

“素来友好的比利时第一次投票赞成一项反对以色列的决议。”

世界卫生组织也有同样情形。安理会听取了我们的埃及兄弟说明为什么拒绝接受调查阿拉伯领土居民情况特派团的报告。那是因为以色列拒绝接待该特派团，而只许该特派团成员轮流进入被占领领土。奇怪的是，一个国家多年来拒绝让联合国组成的各大小调查委员会进入被占领领土，如今却抱怨那种拒绝的自然结果。

犹太复国主义政权的代表在结束讲话时，又歪曲以色列对和平的态度，并且重

复说和平的障碍不是以色列占领阿拉伯领土，也不是以色列侵害人权，同时，又对阿拉伯民族之间的关系和阿拉伯对以色列的反应等方面屡次说谎和造谣。我愿意告诉以色列代表：和平的障碍确就是以色列坚持对阿拉伯领土实行其殖民主义占领。和平的障碍是犹太复国主义——种族主义的本性，其目的是在摧毁被占领领土内一切非犹太人作风的事物、铲除非犹太人并以从世界每一角落收集得来的外国人——只因他们是犹太人——来补缺替代。和平的障碍是以色列顽固不化，否定巴勒斯坦人民的生存和一贯推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预定计划，驱逐巴勒斯坦人，消灭和杀害他们，甚至对逃避以色列的侵略和压迫而进入难民营的妇女和儿童进行轰击。和平的障碍是以色列采取破坏国际上力求在该区建立公正持久和平的政策，以求长久维持现状和继续以色列对别国领土的非法占领。和平的障碍是以色列的骄横，违抗和不尊重国际法和人道法的每一项原则，长期拒绝遵守联合国的任何有关决议——全部达181项，甚至拒绝遵守赖以建立其侵略实体的决议。和平的障碍是以色列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并且不能认清它的种族主义实体不久就不再能把死亡、毁灭、耻辱和统治强加给阿拉伯民族，以及除非它停止侵略和窃夺阿拉伯的权利和领土，否则侵略者将无和平。

主席：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人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现在请他发言。

特尔齐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安理会在五月四日开始召开了当前一连串会议，讨论被占领阿拉伯领土的局势。好几个国家参加了讨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五月五日的声明里认为当前一连串的会议是本年三月份的辩论的延续。当安理会在进行辩论的时候，占领军正在野蛮地惩罚着我们受占领的人民。我们受占领的人民以和平的方法表达了他们对永久占领的反对。占领军的发言人曾试图把我们人民的死亡归罪于流弹。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把谋杀我们青年的事归罪于有缺陷的步枪，而不是嗜杀好战、不受管制和没有纪率的占领军。

我们认为：唯一应受责怪的是那些“文明将军”，他们以明确的指示派出军队去镇压示威者，不管使用什么方法。

当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和占领军在以他们的狂想、挑衅和野蛮行径大肆破坏的时候，安理会却在辩论如何能够最好地补救这种情势和安理会如何能够忠诚对待其工作和责任。

经过了这么久的辩论，同时尽管所有的事实已在安理会中暴露了出来，却有某一个政府发现它自己可以宣称不能与安理会各理事国一起对用于被占领民族的作法表示关怀——单单是表示关怀而已——，这实在是令人沉痛的事。令人痛惜的是，上述那个政府不得不放弃它的人民所坚持的原则。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在它进行本国总统选举的时刻，不敢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安理会各理事国一起要求占领国履行第四项日内瓦公约的规定，并请占领国不采取和撤消违犯第四项日内瓦公约以及联合国《宪章》原则和安全理事会及联合国其他机构的决议的一切措施，这实在令我们极为悲痛。也许美国政府代表原想看到安理会通过一项赞扬特拉维夫对巴勒斯坦本地人所行各种作法和政策的决议，通过一项保证在整个巴勒斯坦设立殖民点的决议，甚或通过一项决议，宣布并保证以色列的防界应如一位犹太复国主义将军所建议的设在约旦河以东500哩之处。

安理会听到说，占领国有维持法律和秩序的义务以及保护其军队的权利。请容许我提醒安理会一下，大会已声明了所有在外国占领下的人民有抵抗这种占领的合法权利，包括进行武装抵抗的权利。引起抵抗的是占领，倒过来说是不对的。

在安理会内外，有人告诉我们说巴勒斯坦是犹太人的土地，如果巴勒斯坦人不喜欢这片土地，就应该想出最后的解决办法来把他们赶过边界去。这是不是提醒我们侵占苏台德的事件，或是如另一位犹太复国主义将军提出的，这是不是另一种形式的并吞领土，而这种并吞又势必带来生存空间问题呢？事情如何谁知道？也许会有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造成新的灾难和灾变，并“造成新的现实”。美国政府代表是否觉得安理会应当承认犹太复国种族主义者有扩张领土的“权利”？他是不是期望安理会同犹太复国主义者签定一个慕尼黑协定？让他清清楚楚地交待吧。他的政府正在资助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政权，难道这还不够吗？也许他的勇气将在下一个选举中有助于他的候选人，而所付的代价就是世界和平。

设在特拉维夫的国家电台曾报导一群巴勒斯坦人要求撤消占领加利利地区阿拉伯土地的计划的事，犹太复国种族主义者的行为型式可以从这项报导中察觉出来。据报导，拉宾先生曾经说，“与其是应付过去的事情，我应当找出新的方法来达成和平共处的目标。”据说是拉宾先生讲的这一番话是很有意义的。过去的就算了，为什么要撤消？我们今天攫取这块领土，明天就谈谈新的事情吧！犹太复国主义者计划保留他们的计划，以便犯下更多的罪行，攫取更多的土地和驱逐更多的人民。为什么要撤消。

安理会审议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局势。在这种局势的根源——即占领这件事——被认真处理以前，情况将越来越坏，紧张程度不会减低。我们确信，在安理会努力达成和平以及消除严重局势的根源和原因——即占领这件事——的道路上，正在设置重重障碍。安理会显然正在逃避任务的这种印象应加矫正，罪魁祸首应予揭露。

最后，我的人民将继续坚持民族解放的斗争。 整个世界将继续支持我们消除外国占领的正义事业。 我们将继续相信：求助于安理会来减轻我们的困境和苦难是有用的。 我们知道全世界已把犹太复国种族主义者孤立起来，这一制度和政权的主要支持者遭到同一命运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主席：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代表希望行使答辩权，我现在请他发言。

基希亚先生（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我要就犹太复国主义代表的辩解和歪曲说法提出一些评论。

每当我们提出被占领领土的问题时，犹太复国主义代表总是提到阿拉伯各国之间和各国内部以及整个阿拉伯民族内部存在的问题和差异，从而设法转移我们对这个非常严重的问题的注意力。 他这样做，是为了逃避安理会面前的问题，也是为了使阿拉伯人显得难看，让他们显得狭隘、偏执和可鄙的样子——很清楚是一种种族主义性质的战术。

阿拉伯之间的问题并不在安理会的权限之内，但是如果赫佐格先生要安全理事会来解决这个问题并帮助阿拉伯人达成团结的话，我作为利比亚的代表，是欢迎这样子做的。 但是，我们都知道最后一个希望阿拉伯人团结和进步的人就是犹太复国主义实体的代表。

不同派系之间发生争吵和有时发生公开的冲突，这似乎是为进步与最后团结而斗争的演进中国家的特色。 如果我们拿现在在阿拉伯民族内发生的事情同其他国家——如美国、或意大利、或德国或甚至是赫佐格先生的祖国爱尔兰——内过去发生的事情作一比较，我们几乎可以说阿拉伯人简直还没有开始他们的内战。 它同目前在被占领领土内发生的事情是完全不同的。 在巴勒斯坦那儿，整个局势在性质上同殖民主义、移殖民和种族主义有关。 我们确信我们阿拉伯人将实现我们的团结和我们的进步，我们将完全解放我们的土地。 我们阿拉伯人为数达 15,000

万人，我们可以向赫佐格先生保证，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人绝不会同意成为二十世纪的印第安人。

犹太复国主义实体的代表知道，尽管犹太复国主义者作了一切宣传，提出了一切主张，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努力已归失败。尽管犹太复国主义者作了宣传和宣称所谓的军事胜利，犹太复国主义者并未能成功地实现他们的梦想，把世界上所有的犹太人都聚集在巴勒斯坦。被带到巴勒斯坦的定居者只占世界犹太人的一小部分，这种情形将一直保持下去。

犹太复国主义者并未能在中东建立一个能生存的实体。尽管犹太复国主义实体剥削了阿拉伯土地、人力和资源，它却是一个没有大量外国援助，尤其是美国援助就不能生存的实体。

犹太复国主义实体并未能成功地使自己同各个邻邦结合成一体，也未能把自己强加于这个区域的人民。近年来许多迹象证实了犹太复国主义者在中东没有什么前途的事实。他们在不接受他们的地方是不可能有什么前途的，同时只要他们拒绝把自己看成是阿拉伯人口的一部分，并且继续表现得象是殖民定居者的话，他们就绝不会为本区的阿拉伯多数人所接受。一项非常明显的事实就是：这个种族主义、扩张主义、殖民主义的实体，除非脱离它心理上和实质上的犹太人区并设法同我们一起解决它的问题，而不以不顾或反对其周围的阿拉伯中东地区这个环境的态度去求取生存，否则是没有前途的。

从一开始，犹太复国主义者采取行动的时机就是对他们不利的。他们对阿拉伯民族的侵略正好是发生在这个民族开始觉醒的时候。这是实现犹太复国主义梦想的最重要障碍，也由于这种障碍，尽管阿拉伯人本身在为团结和进步而斗争时面临着各种问题，这个梦想终归是要失败的。

阿拉伯人正在各个方面前进着：教育、生活标准和技术方面。在这些方面，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的欧洲人少数定居者之间的差距正在不断缩小。此外，阿拉

伯人已开始了解到公共关系的重要性，每一天他们的事业在世界上越来越蓬勃有劲。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已开始区别人民和政府，特别是西方国家的人民和政府，并展开同人民的直接关系，特别是同欧洲人民和最近同美国人民的直接关系。

在全世界阿拉伯事业的真相正被人越来越清楚地看到。第三世界——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人民现在已能了解犹太复国主义的真正性质，他们同巴勒斯坦人民的团结正在日益增长，自从在以色列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幕后统治集团同南非的种族主义政权结合在一起以及犹太复国主义实体的种族主义性质暴露以后，尤其如此。

由于犹太复国主义实体同世界上帝国主义反动力量的联系，它的真正性质在社会主义国家内已明显暴露。社会主义国家现在已能把以色列看成是这些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力量的代理人，同时在全世界，社会主义和进步的国家及运动已改变对阿拉伯人的看法，现在他们已把阿拉伯人视为全球进步解放运动的一股推动力量。

在西方世界，阿拉伯人仍因美国和一些其他的西方国家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无限制的承诺而受苦受难。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能够对西方的既成权力机构施以直接的影响，因为那个运动施用恐吓和财政与经济上的压力、进行贿赂，掌握新闻传播媒介，并讹诈勒索和利用基督徒对传统的欧洲反犹太主义以及各种纳粹主义事件的罪恶感。

然而，近年来，特别是一九七三年以来，这些国家的人民中间已经有了缓慢但却是清楚和稳定的转变，他们已开始怀疑他们的领导人和政客们对犹太复国主义实体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所作的承诺是否恰当，并开始了解到至少还有阿拉伯一方的情形。这些人已不再害怕坦率讨论中东的问题。我们注意到有一种来自基层群众的压力，他们甚至已使亲犹太复国主义的新闻传播媒介感觉到他们的影响力。

从前，就算是阿拉伯人本身也受到了犹太复国主义宣传的影响，这种宣传使们相信西方的人民无可救药，西方世界过于亲近犹太复国主义而无法作出任何改变。

但是，阿拉伯人充分了解必须区别在上层的人和构成广大基层的人民。人民与人民之间的接触开始了，其成效已可开始看到。

人们已开始新闻传播媒介上公开谈论犹太复国主义游说团和犹太复国主义的压力。几年以前，在一九六八年，有一位杰出的美国人曾就美国的中东政策表示过“公平”这两个字。他被指控成反犹太人，据报导在当时他还被赶出了政治舞台。现在人们已毫不犹豫地谈论公平的问题，在美国的选举年中，有一位亲犹太复国主义的候选人还遭到了挫败，甚至于在被认为是犹太复国主义坚强据点的某些地区是如此。值得注意的是今年美国的选举讨论很少集中于中东方面。当然不时会有人以笼统而一般性的言词说出几句话来，再度向以色列作出某种支持的保证，但是即使在美国的选举中，对以色列的承诺问题也已不再是主要的问题了。

在美国的另一个重要现象就是，阿拉伯裔美国人本身已开始组织起来，并开始站起来宣称作为阿拉伯人和良好的美国人，他们觉得自豪，并且抗议美国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作出无限制的承诺。就在三个星期以前，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的市长欢迎了阿拉伯裔美国人的年会，并向阿拉伯大使们呈送了市钥。密西根州另一个美国城市的市长宣布三月十五日为其社区的“巴勒斯坦日”。

在联合国和其他的国际组织中，我们也可看到，在它们承认巴勒斯坦人民和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为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代表方面，以及在谴责以色列政策和谴责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为种族主义方面，巴勒斯坦事业有了进展。

我简短提到的所有这些事情合在一起，导致下列结论，即正如我们前面说过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没有前途，在中东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从自愿置身其中的人为监狱中挣脱出来，同我们和平相处，以便让我们把他们作为犹太人、作为人，而不是作为犹太复国主义殖民者来加以接受。

主席：安理会的理事国都知道安理会必须在月底以前辩论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联合国观察员部队）的任务问题。由于安理会只得到了一部分的秘书长

报告，我还不能确定这场辩论的日期。我希望秘书长尽早向安理会提出建议，这样，我们或许能够在星期五早晨举行协商；正式会议或许可在协商之后立即进行。我们将尽可能及早通知安理会各理事国关于辩论的可能安排方式。

在休会以前，我要指出的是，在我们刚刚结束的辩论期间，有一封关于昨天协商时讨论的问题的信稿散发给了安理会的理事国。明天中午以前如果没有人向主席提出意见，我将在明天下午把这封信送交给联合国秘书长。

下午六时五分散会